

关于对藏式围棋研究与保护的探讨

丁玲辉¹ 平措达吉²

(1、西藏大学科研处,西藏 拉萨 850000; 2、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关键词]藏式围棋;文化价值;保护研究

[摘要]在吐蕃时期,藏式围棋就已广为流传,是古代藏族民众日常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开发人的智慧、纯洁人的性情起到了积极作用。兼容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一体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藏式围棋随着时间的推移衰落了,目前在西藏很难见到藏式围棋活动,这项古老的民族传统棋艺正处于消失的境地。当下,我们应当对藏式围棋进行挖掘与整理研究,让古老的藏式围棋以新的方式、新的内容面向社会、面向未来,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8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12)01-0112-06

一、前言

藏式围棋在西藏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是一项与围棋相似的智力运动,为开发人的智慧、纯洁人的性情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藏式围棋已逐渐衰落,学界对其研究的成果亦为数不多。因此,极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使这一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得到开发,使之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以新的方式、新的内容面向社会、面向未来,凸显其作为体育与文化的双重功能 and 价值,弘扬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二、藏式围棋发展历史

在西藏,藏式围棋称作“密芒”。“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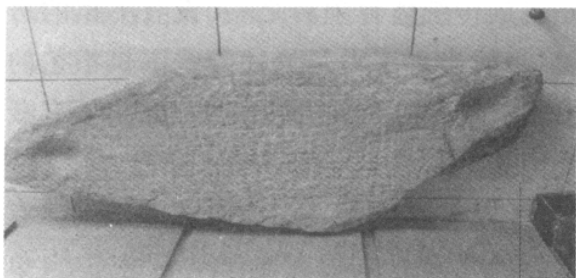
棋盘上的棋格,“芒”是根据其数目的增多而需要增加的棋子,将棋盘和棋子结合起来就是“密芒”。^[1]藏式围棋又被称为“多眼棋”或“多目棋”。^[2]下棋的人,审时度势全靠一双敏锐而全神贯注的眼睛。据考证,藏式围棋由来已久,可上溯到吐蕃早期。1995 年,自治区文物局考古工作队在阿里古格王朝东嘎皮央发现一块长约 25 厘米,宽约 15 厘米的砂岩,上面整齐地画着 2.5 厘米见方的格子,17 道线,极类似现今的围棋盘。1996 年,在聂拉木县古墓考古发掘中出土的 227 件石器中,内存石棋盘和棋子,专家鉴定属新石器时代。2000 年,西藏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墨竹工卡县发现一石制棋盘,该棋盘凿刻于长 1.44 米、宽 0.18 米的菱形花岗岩表面中央。

[收稿日期]2011-08-22

[作者简介]丁玲辉(1957—),四川乐山人,教授,主要从事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平措达吉(1972—),藏族,西藏贡嘎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西藏历史文化研究。

棋盘线条长宽 0.44 米,为正方形,棋盘两端各凿于一块放置棋子的凹坑,凹坑直径 0.11 米,深 0.4 米。棋盘表面均有磨损,线条较为模糊,但可以数清棋格数。该棋盘纵横有 17 道线,为 17×17 格,共有 289 个交叉点以放置棋子,^[3] 棋盘现收藏于西藏博物馆(见图 1)。2002 年在拉萨曲水县发现一块石制棋盘,纵横交叉的线路十分清楚。总之,在西藏发现的古代密芒均为古人刻在石块上的 17×17 线格的棋盘,现在四川、青海等地区的广大藏区还能看到。^[4] 藏式围棋在西藏出现后,就以其特有的技艺魅力吸引着人们,作为一种陶冶性情、开发智力的游戏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娱乐内容。《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的风俗云:“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戏。”说明藏式围棋本质上是一种军事游戏的围棋,后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普及。

图 1: 2000 年出土的藏式围棋石制棋盘



历史上,藏式围棋在贵族阶层比较盛行。在西藏民间故事中至今尚能了解到国王与围棋有关的美妙传说。据民间故事记载,有一位古代国王不但具有高超的棋艺,还特别善于“舌战”,因此,他经常与其将臣下围棋,而且通过“舌战之途径商讨军事和其它事务。”^[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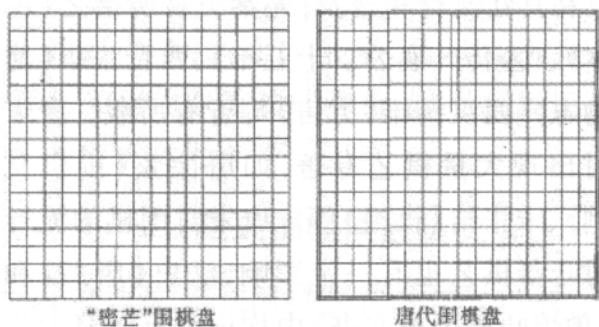
三、藏式围棋的文化价值

(一) 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任何文化的繁荣,都离不开文化交流。7 世纪是吐蕃大力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吐蕃周边先进的文化从中原和其他地区传入,文化的碰撞和相互吸收是此时期的一大特色。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吐蕃也相继派遣贵族子弟入唐学习、请婚。641 年、710 年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联姻,不但带来了中原文化,还带来了杂技百戏,对增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文成公主入藏时,唐皇以释迦牟尼像、珍宝、经书、工技著作等作为嫁妆,据说文成公主的围棋水平很高。另一方面,敦煌曾被吐蕃长期占领,不仅完整地保护了敦煌宝库,^[6]而且还新建了 45 个石窟,在敦煌莫高窟第 454 窟中有一幅《弈棋图》(618 ~ 970 年)。隋唐史研究专家韩国磐教授在《唐朝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中说:“不仅汉人文化大量输入吐蕃,而且吐蕃的文化艺术对汉人也很有帮助。”从这一层面来说,吐蕃参与敦煌文化创造,在与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汉地围棋必然对吐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围棋从先秦至唐宋已在宫廷流行和普及,先秦史官所撰之《世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西晋张华《博物志》、西汉扬雄《方言》等皆有所载。唐宋时出现大量棋艺专著,如唐徐弦《围棋义例》、宋张靖《棋经》等。唐宋时围棋的流行对吐蕃棋艺也有一定影响,汉史《唐书》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均记载有吐蕃大相下棋的故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云:“吐蕃的大相琼波邦色是位下棋的高手,与每人奕棋,当一局终时对手行将败北时,即帮他对

手,令其取胜。”《新唐书·吐蕃传》云“其戏纂六博。”虽未明说是围棋,但六博中是包含有围棋的。汉藏文化之间广泛的交流,说明至少在唐朝以前,西藏就有围棋的形式存在,而且与汉朝时的中原围棋相近似,^[7]后来因地制宜而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藏式围棋。藏式围棋既同汉地围棋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又饱含着藏族文化的神秘与神圣。从围棋这种形式在藏族地区流行的事实来看,藏族人民在体育文化上也接受了中原地区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从藏式围棋的流传形式看,它保留了较多的中国古代围棋的形式,^[8]如藏式围棋棋盘纵横 17 道线,为 17×17 格 289 个交叉点放置棋子(见图 2),三国时期人邯郸淳的《艺经》说“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点。黑白各五十枚”的说法近似。以及 1954 年,河北省望都县东汉墓出土的石围棋盘,这个棋盘呈方形,是纵横各十七道,基本上是相同的。在汉代另一著作《孙子算经》中说: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置十九道自相乘即得。”

图 2: 藏式围棋棋盘和唐代围棋盘比较



藏式围棋下棋时要在棋盘上放座子的规则,这也与古代汉地围棋的形式相同。

当时,藏式围棋主要流行于贵族之中,因为西藏的贵族与中原地区交流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所以更有可能接受汉文化的影响。^[9]

13 世纪,元朝统一全国,这个时期藏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元朝皇帝诏萨迦法王到京都并赐封印。萨迦法王和随从到达京城后学会了中原围棋,他们在返回西藏的路上,每逢停下来休息时都要下上一两盘,到萨迦又教会了许多人。^[10]清朝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得到发展,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清政府在西藏发展文化教育的同时,不少文人雅士到西藏作民俗考察,包括内地围棋在内的文化大量输入西藏地区。尤其是当时的驻藏大臣及其随从,视野开阔,素养深厚,大多具有良好的棋艺。19 世纪中叶,藏式围棋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设有下棋的房屋,当时出现了专门论述藏式围棋棋艺的书籍。著名的天文历算家丹巴加措著有藏式围棋入门的理论书——《密芒吉单居》(《藏棋之理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有知识的儿童初来体育场”。^[11]《密芒吉单居》全书共 16 张纸,正反 32 面,其中不仅有藏式围棋的下法和理论,还收录了一部分棋手所下的图例,^[12]是学习藏式围棋的指导书,也被称为“弈棋乃一切之要书”,对藏式围棋的发展和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自吐蕃以来,通过不断吸收中原地区等文化精华,使藏式围棋成为具有藏民族趣味性和娱乐性的竞技游戏,藏式围棋与围棋,是我国人民的古老智慧创造

出的一对“同胞姐妹”。^[13]

(二) 兼容了逻辑与形象思维的文化形态

藏式围棋是自古生息于雪域高原且有特殊体能和智慧的藏民族喜爱的运动休闲活动之一。在西藏有些地方,下棋时对阵双方通常都有根据情况相互对辩的习俗,对阵双方便以猎杀者的姿态相互对虐,这种做法虽然与棋艺并无直接关系,但从这一点可以说明藏式围棋与骰子一样是一种具有藏民族特点的娱乐性活动。俗话说“密芒棋子甚狡猾,女子比这更狡猾”,视藏式围棋为深奥之学。该学问的类别也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依靠计算和智慧逐步形成的。^[14]人们一旦进入其中,以其稳定的心理素质,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棋局中,似乎感到无穷尽的万千气象。所以说藏式围棋兼容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复杂智力竞赛的文化形态一点也不过分。藏式围棋渗透到藏民族日常生活、生理、心理等机制的调节,孕育了人们的拼搏精神、思想品德以及审美情趣,并形成一种具有丰富内容的,兼容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一体的文化形态。藏式围棋重智慧的积累,围棋成为智者的游戏,也是王宫贵族高雅的娱乐活动。首先下棋者要有高超的棋步记忆力、抽象的空间思维力、坚强的意志力和对于全局的掌控力。所以,藏式围棋既是智力教育,“弈以机胜”,又是最好的休闲娱乐,“乐以忘忧”。正如《艺经·棋品》所说“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令不复云。”

(三) 有较强的娱乐性

在吐蕃时期,藏式围棋就已广为流传,是古代藏民族日常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上高雅文化的发展。藏式围棋与现代围棋既有一些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藏式围棋中竞技性的成分少,而娱乐性占主导地位。如在下法上,对局前要摆好12个子,黑白各6个,交叉摆放,持白子一方先走。藏式围棋一般不作正式比赛,下法较多,可以两人对下,有时也可以4人对下,甚至6人对下,每人或3人为一方,各方下子前,同一方的可以讨论下法,这些都增强了藏式围棋的娱乐性和参与性。藏式围棋在下棋时间没有限制,大多用三四个小时可下完一局,但棋艺高深的人,下一盘棋要花一天时间,甚至通宵达旦。如果有一方当天不愿意再下,经公证人和双方同意,按原棋位将棋子保护好,第二天再对奕,直到终局。正因为藏式围棋有较强的娱乐性,在器具方面也有很强的地方特点,藏族人民根据西藏的自然条件,创造了许多新的围棋器具,如牛皮棋盘、鹅卵石棋子,甚至羊粪蛋棋子,等等,说明藏族群众对围棋的喜爱程度还是相当高的。^[15]藏式围棋在近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了其他棋种的特点,与围棋一样讲究布阵,又讲下法,既看到棋子的“势”又讲究堵塞的技巧,从藏式围棋的下法中,仍能看到围棋、五子棋等的影子,藏式围棋是在吸收汉族的围棋、五子棋基础上形成的,它是研究我国棋种的实证资料。作为具有很强娱乐性的藏式围棋在藏族地区的流行,体现出藏族人民细腻深刻精神的一面,也与藏族通常给人骁勇善战感觉的一面形成鲜明对比,也对我们理解藏民族特殊的智慧有着有益的帮助。

四、加强对藏式围棋研究与保护的建议

本文对藏式围棋历史与文化价值作了简略的介绍,使人们对西藏藏式围棋有一大概的了解。西藏发展历史上,藏式围棋在参与藏民族的日常生活、生理、心理等机制的调节和审美情趣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后由于9世纪末吐蕃政权崩溃,西藏进入了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藏式围棋一度衰微。15世纪,密芒又开始得到一定的流传,但由于寺院里的一些僧侣荒废了学业,一部分贵族和青少年花去相当时间,沉醉于围棋之中,影响了其他事业,引起社会的反感和批评。由于多种原因,曾禁令下棋。就这样流传了几千年的西藏围棋被禁止了。^[16]到清朝末年,兼容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一体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藏式围棋随着时间的推移衰落了。在西藏,目前很难见到藏式围棋活动,很少有人会下藏式围棋了,随着懂得藏式围棋的老人的过世,对棋艺的传承亦不例外。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对传统的藏式围棋应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对藏式围棋进行挖掘研究与保护,以新的方式、内容面向社会、面向未来,以利于弘扬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 要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明成果,赋予藏式围棋新的生命力

藏式围棋对于前人,是一种创造、一个磁场、一份承载;对于后来者,则是一种资源、一个基石、一种延续。这种延续,不是简单的保留、维持,不是庸俗的复制、调和,而是向现代化的转化和重塑,只有在保护与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才能使藏式围棋产生出体现时代

特征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

(二) 要实现藏式围棋的保护与创新

藏式围棋代表着藏民族对历史的记忆,彰显着鲜明的民族性格,更多地体现了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的“和合”精神。在藏式围棋的保护与创新要形式多样,其一是要在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之更趋完善;其二,在创新中要保护与引进并举,要引进现代围棋模式,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保持藏民族的特色基础上,从比赛形式到内容不断创新。

(三) 注意对藏式围棋的挖掘保护与传承

第一,要挖掘藏式围棋的精髓与文化内涵。第二,在融合、吸收、接纳现代围棋的同时,对藏式围棋进行改良和转换功能,使藏式围棋在现代社会具有新的功能。第三,要尽可能拓展藏式围棋的文化空间,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从学术的角度,拓展其文化特征,尽可能呈现其文化原貌。

(四) 重视传承教育

传承教育是关注人的终极价值追求的教育,具有藏民族文化特色的藏式围棋只有通过传承教育,才能与民族终极价值追求深层次契合,服务于藏民族的价值追求,成为人们娱乐生活所需。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文化的传承就不复存在,藏式围棋传承中的教育也就失去了根基。藏式围棋在传承教育中可以起到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形成民族凝聚力与集体意识的作用。每一种教育会承担不同的任务,但其指向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实现民族成员的终极追求。

[参考文献]

- [1] 闫振中. 西藏秘境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0: 254.
- [2] 扎拉·达娃桑布. 围棋(藏式)在智慧中运动 [J]. 西藏人文地理 2008(奥运增刊): 72.
- [3] 更堆. 浅谈西藏“密芒”围棋的发现和 Related 传统藏棋种类 [J]. 西藏大学学报 2003 (3): 44.
- [4] 扎拉·达娃桑布. 围棋(藏式)在智慧中运动 [J]. 西藏人文地理 2008(奥运增刊): 72.
- [5] 约翰·帕日柏林. 围棋在世界屋脊 [J]. 索朗曲杰译. 西藏研究, 1994: (3), 156.
- [6] 巴卧·祖拉陈瓦.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M]. 黄颢、周润年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171 ~ 172.
- [7] 陈斌.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2): 2.
- [8] 陈斌.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2): 3.
- [9] 陈斌.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2): 3.
- [10] 更堆. 浅谈西藏“密芒”围棋的发现和 Related 传统藏棋种类 [J]. 西藏大学学报 2003 (3): 45.
- [11] 更堆. 浅谈西藏“密芒”围棋的发现和 Related 传统藏棋种类 [J]. 西藏大学学报 2003 (3): 46.
- [12] 更堆. 浅谈西藏“密芒”围棋的发现和 Related 传统藏棋种类 [J]. 西藏大学学报 2003 (3): 46.
- [13] 闫振中. 西藏秘境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0: 253.
- [14] 扎拉·达娃桑布. 藏族棋文化的见证——关于在强巴敏久林宫遗址发现的藏族石刻棋盘的学术报告 [J]. 扎雅·洛桑普赤、当增扎西译. 西藏研究 2007 (2): 41.
- [15] 陈斌.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2): 3.
- [16] 闫振中. 西藏秘境 [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0: 285.

On the Study and Protection of Tibetan Chess

DING Ling - hui , Phuntsok Dargye

(1、Research Department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China)

Keywords: Tibetan chess; cultural value; protection and study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Tibetan Chess.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ancient entertainment for Tibetans ,Tibetan Chess was quite popular in the age of Tubo Kingdom ,which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telligence and the purification of human disposition. It states that Tibetan Chess combining both logic thinking and imaginal thinking. However ,it has been decreasing and is seldom seen in Tibet nowadays. It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Tibetan Chess in order to make it face the world with new style and content.

[责任编辑: 格 珍]

[责任校对: 塔 措]